

## 黃丕烈生前居所及廬墓家系略考

姚伯岳

**内容提要：**清代乾嘉時期蘇州著名藏書家黃丕烈，生前先後居住於蘇州城內昭明巷、王洗馬巷、懸橋巷三處，死後葬於蘇州西郊五峰山博士塢。筆者通過查找文獻、詢問專家、實地考察等方式，對黃丕烈上述情況及其家系傳承多方探察，將有助於對黃丕烈其人其事的完整、深入瞭解。

**關鍵詞：**黃丕烈 昭明巷 王洗馬巷 懸橋巷 五峰山博士塢 黃氏廬墓 黃氏家系

黃丕烈，字紹武，號蕘圃，是清代乾嘉時期蘇州著名的藏書家。他生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五月十一日，道光五年（1825）八月十三日病逝，享年63歲。黃丕烈一生都在蘇州度過，生前住所及死後廬墓雖間見文獻記載，但時至今日，不僅他的後人了無蹤影，而且他的故居也面目全非，湮沒無聞，令人喟然長歎！

2013年為黃丕烈誕辰250周年，謹撰此小文，略考其生前居所、死後廬墓及家系傳承，以為紀念。

### 一、昭明巷

昭明巷是黃丕烈父母的居所，黃氏稱之為“老屋”。嘉慶二十年（1815），黃丕烈為校宋本《老學庵筆記》再作跋語時，曾感慨萬千地說：“嘉慶乙亥重閱此，已越廿年矣。計跋此尚在昭明巷老屋。今一再遷徙，家中唯老妻猶是舊有者，長婦及幼兒、幼女、三孫皆後添矣。長兒已亡，長女、次女已嫁，時事變遷，可感也夫！”

昭明巷在哪裏？如今在蘇州舊城區已找不到這個地名。但當代人潘君明所編《蘇州街巷文化》（古吳軒出版社2012年3月版）一書第288頁，著錄有“照明弄”一街巷名，該弄在蘇州老城區中部偏西南，位於今干將西路以南，連接太平橋弄和富郎中巷，為南北向的一條里弄。黃丕烈於嘉慶元年（1796）從昭明巷遷至王洗馬巷，而照明弄在王洗馬巷正南方向也就1000米左右的距離，很有可能就是當年的昭明巷。

黃丕烈藏書始於其居昭明巷老屋之時，其時其藏書處所即已有讀未見書齋、學耕堂、養恬軒等。讀未見書齋是黃丕烈較早創設的藏書處所，也是其使用時間最長的室名之一。昭明巷老屋、王洗馬巷、懸橋巷三處均設此齋。學耕堂也是如此。養恬軒又稱養恬書屋，二名互用，區分不很嚴格。



在昭明巷老屋，黃丕烈度過了從出生到進入中年的整整 33 年，經歷了人生的種種悲歡離合。乾隆四十六年（1781），黃丕烈 19 歲時，恰好以第 19 名的名次考中秀才，入長洲縣庠。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方 26 歲的黃丕烈又以第三名考中舉人。但黃丕烈的好運似乎到此為止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黃丕烈第二次會試落第，當年其母去世，第二年其父去世。隨後其次子也不幸幼年夭亡。

乾隆六十年（1795）六月二十日夜，黃家因一已遣之婢尋物失火，前一年冬天病故的其父黃維靈柩尚停放在家。火起，延及黃丕烈臥室。黃丕烈倉惶奔至靈堂，據棺大慟，誓與亡父同殉於火，而火在衆人的撲救下，竟然沒有燒至靈堂。黃丕烈之孝，從此聞名鄉間，故《〔民國〕吳縣志》將其列於《孝義傳》。黃家這次大火，“器用財賄為之一空”（黃丕烈語），但所貯書籍巋然獨存，毫無損失，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火後的黃家，房屋損壞嚴重，殘破不堪，已不適於居住，所以第二年即嘉慶元年（1796）的五月，黃家遷居到了城西王洗馬巷。

## 二、王洗馬巷

王洗馬巷是蘇州名巷，其巷名至今仍存。巷在蘇州舊城區內西部，即現今的金門內正東方向西百花巷之北，西起湯家巷，東至中街路。“洗馬”為古代官名，漢時為東宮官屬，太子出則為前導，晉時改掌朝廷圖籍，後代因襲之。歷史上可能有一位姓王的洗馬曾在此居住，因而得名。不過這只是猜測而已，並無史料驗證。但巷內有春申君廟，祀戰國時楚國大臣春申君黃歇。明代王鏊所撰《姑蘇志》上即有記載。



圖 1 蘇州王洗馬巷口的標誌牌

嘉慶元年（1796）五月由昭明巷遷居到王洗馬巷。這是黃丕烈的第一次移居。搬到新居之後，黃丕烈仍以其舊宅已有之名如“學耕堂”、“讀未見書齋”等名其藏書堂室，還請安徽歙縣的著名學者程瑤田（字易疇）先生為其新廬題匾“學耕堂”。同年，



黃丕烈購得宋刻《儀禮》一書，內有《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諸篇，因而又名新居為“士禮居”。他在新居院中隙地營建了一個小小的花園——“蕘圃”，廣蒔紅椒、荷、菊、芙蓉、雞冠等花木，並以“蕘圃”自號。“蕘圃”從此成為他最為人所熟知的別號。黃丕烈還招集四方名人碩學至其家雅集談宴，吟詩作畫，風流韻致，一時無比。“紅椒山館”、“聯吟西館”、“太白樓”、“小千頃堂”等堂室之名都是黃氏搬遷到王洗馬巷後開始使用的。

嘉慶六年（1801），黃丕烈39歲，逢舉人大挑。清乾隆以後定制，三科以上會試不中的舉人，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縣用，二等的以教職用，每六年舉行一次，意在使舉人出身的有較寬的出路，名為“大挑”。黃丕烈在這次大挑中名列一等，故以知縣用，簽發直隸。但黃丕烈不願赴任，於是又納資議敘，捐得兵部主事的官銜。這是一個候補官銜，並無實職可任，所以黃丕烈不久即返回了蘇州。由於由舉人大挑入仕，在當時人看來不是正途，所以第二年春，黃丕烈又一次北上赴京，參加會試，希冀成功，不想依舊落第。夏五月，黯然離京。這是他生平最後一次參加會試。這最後一搏的失敗，使他頓覺“世事都淡，惟此幾本破書，尚有不能釋然”（《蕘圃藏書題識·戴石屏詩集十卷（明刻本）》），從此斷絕從政之念，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藏書、校書的活動中。於是，就有了遷居懸橋巷之舉。

筆者一直很想知道黃丕烈當年到底居住在王洗馬巷的什麼位置，是現今的哪個門牌號、哪棟房子，可惜始終找不到相關的任何線索。從現有的記載來看，黃丕烈在王洗馬巷的居所面積有限，很有可能被後來的大戶人家擴建時兼併，以至於痕跡全無。居住面積過小，難以滿足不斷增加的家庭人口和日益增長的古籍收藏的需要，應該也是黃丕烈從王洗馬巷遷居到懸橋巷的原因之一。

### 三、懸橋巷

嘉慶七年（1802）冬十二月，黃丕烈舉家遷居懸橋巷。這是黃丕烈一生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遷居。在懸橋巷，黃丕烈度過了她的後半生。

懸橋巷在蘇州城東，東西向，位於臨頓路和平江路中段之間，觀前街玄妙觀在其西南僅數百米，步行約十分鐘即可到達。巷前還有一條水道。黃家在懸橋巷靠近東口處，前門在懸橋巷，後門在葦葭巷，從家裏出門即可坐船，向東不遠就駛入東外城河，向北然後迤西可經閶門至山塘、虎丘，也可至楓橋進入京杭大運河。

宋代長洲縣治在天宮寺西，左有橋名“縣東橋”，橋址應在現在的懸橋巷東口。黃丕烈曾考證“懸橋”即“縣”之誤，江標以宋《平江圖碑》證之，確實如此。但現在當地人仍寫作“懸橋巷”，可見約定俗成，也是無可如何之事。

黃丕烈曾說：“東城多故家，故家多古書，時有散出者。東城之坊間為易收，亦為東城之人所易得：蓋搜訪便也”（《蕘圃藏書題識·雁門集八卷（抄校本）》）。事實上，黃丕烈此次遷居的最根本原因正是為了一件事：藏書。黃丕烈好友趙懷玉《亦有生齋文集》有《黃蕘圃移居圖贊》一篇，可以為證：



維聖有戒，擇不仁處。傳亦有言，千萬買鄰。夫君之卜宅，去浮薄而就淳。暉軸與丹墨，時面稽於古人。然則疏泉累石，不如日積一冊；排戟擁旌，不如坐傲百城。王謝之堂，奚若孟之窟、曹之倉乎？

黃丕烈的另一個朋友瞿中溶也為黃氏此次遷居賦詩（《古泉山館集·嘉平廿又三日黃蕘圃移居懸橋巷出新詩與圖見示因題》）四首，強調的就是藏書這一因素：

祀竈匆匆逼歲除，有人於此賦移居。披圖莫認村夫子，曾讀人間未見書。  
舊治東偏古寺西，平江一棹接葑溪。滿船載去書千卷，入室先教插架齊。  
一徙楓橋一縣橋，良朋從此路迢遙。丁寧倘有奇書獲，共賞還來折簡招。  
滯我吳閭廿載多，身如幕燕不成窠。練祁久有歸耕願，無計移家喚奈何。

黃丕烈由王洗馬巷遷居懸橋巷後，在新居特建一室名“百宋一廬”，專貯其所藏宋版書百餘部，請顧莈（字希翰，號南雅）題寫室名，請顧千里作《百宋一廬賦》贊之。又囑陳鴻壽（字曼生）刻“百宋一廬”白文長方印一枚，印旁鐫款云：“蕘圃顏新居室曰‘百宋一廬’，為藏宋槧本書所，屬曼生刻印。”一時書林傳為佳話。

“求古居”、“見復居”、“縣橋小隱”等室名堂號，也都是黃丕烈遷居懸橋巷後所起的藏書處所別名。

清末光緒年間，黃家後人遷出懸橋巷，其舊居為潘氏所購，辟為潘氏宗族公產——松鱗義莊，建國初期原有建築尚較完整，後為一絲綢服裝廠所佔。筆者上世紀90年代初為撰寫《黃丕烈評傳》一書曾特意前往探察，當時可辨認為黃氏舊居者僅一正廳和東側小院而已。正廳已傾圮，東側小院內有三間平房，寶瓶形拱門還算完整，院牆上的雕花漏窗依約透露出昔日黃家的氣韻風致。2012年筆者再次前往，發現其地又改為平江華府酒店會所（標牌為葑葭巷88號），僅東邊一排保留了原有的一些格局和建築風格，但全部翻建重修，辟為酒宴之所。舊地憑弔，令人頓生世道滄桑之感，為之慨歎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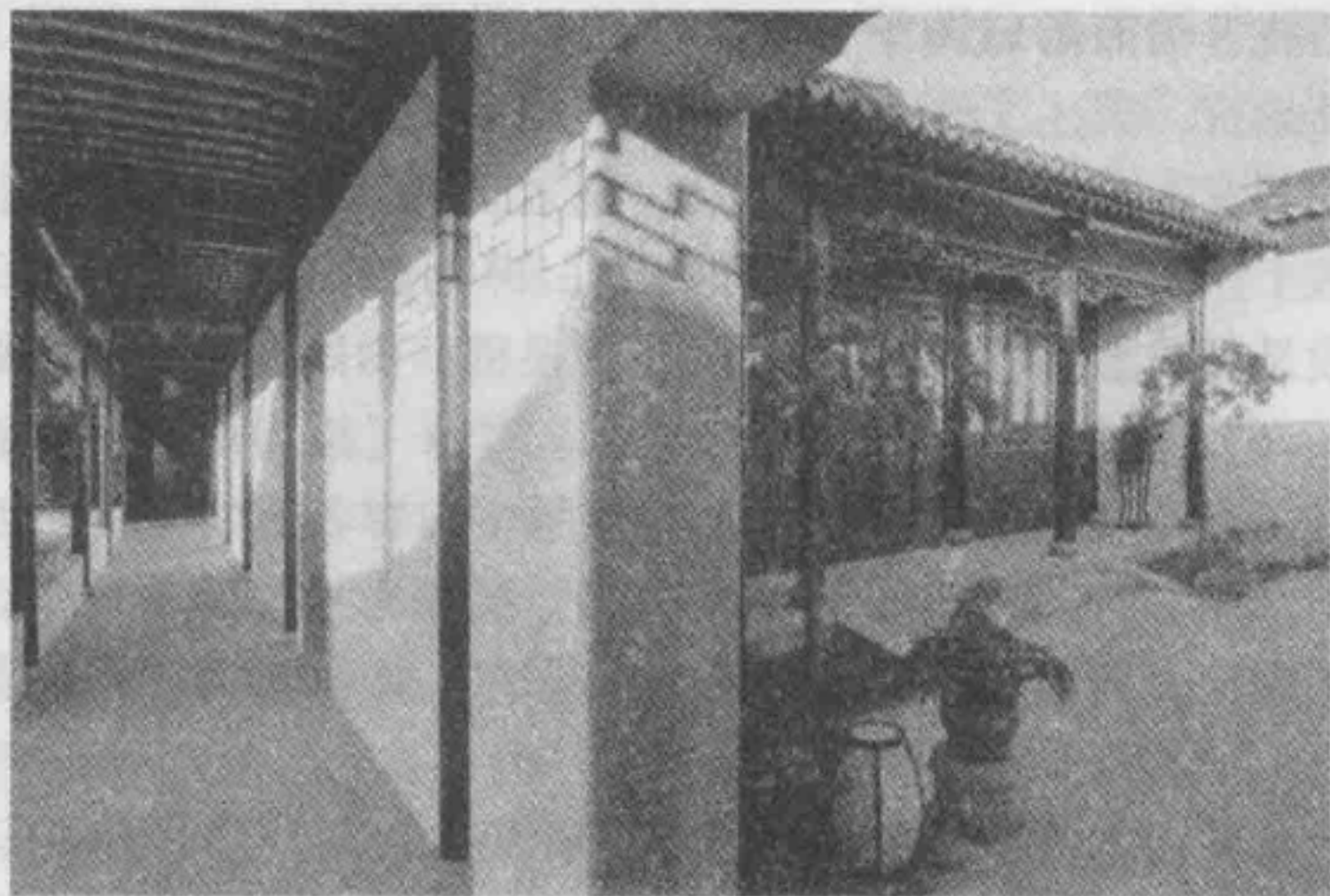


圖2 現已成為平江華府會所的懸橋巷黃丕烈舊居



#### 四、黃丕烈的廬墓和家系傳承

黃丕烈逝於道光五年（1825）八月十三日。其死後墓葬在哪裏？這一直是困擾筆者的一個難題。2011年筆者在西泠印社拍賣公司主辦的“顧批黃跋鮑刻及古舊書業國際研討會”上得遇蘇州文育山房舊書店主人江澄波先生，向其詢問此事，數月後竟接到江老賜信，告知答案就在《[民國]吳縣志》一書中，該書卷四十（塚墓一）第三十五葉背面載：“舉人黃丕烈墓（在五峰山博士塢，近道林精舍，附其考維墓，維，石韞玉有傳。）黃氏十二人墓（同在博士塢。咸豐庚申蘇城陷，丕烈孫穀霑、廷元等避難五峰山墓廬，四月十四日，賊廬至，闔家投丕烈墓前池死之，叢葬於此。）”一個難題就此破解！

循此線索，筆者進一步查考，發現民國李根源先生的《吳郡西山訪古記》一書卷二中也有關於黃丕烈墓葬情況的記載，而且較《[民國]吳縣志》更為詳細：

[民國十五年丙寅初七日]出博士塢村……達黃樂志堂墓，祠廢，大池二，葬候選部主事耐庵黃公墓（咸豐二年七月元孫定喜、永喜等立碣。耐庵名維，丕烈考，見石琢堂先生所撰《傳》）左側為蕘圃先生（丕烈）墓，乙山辛向也（鄉人云：咸豐庚申，蘇城失陷，黃氏子姓避難祠中。四月十四日，賊廬至，舉家十三人赴池死，賊敬其義烈，救之，得活一人。次日屍浮水面，鄉中人裹以藁，叢葬道林庵前。鄉人導余往謁之。咸同時，余家遭杜文秀之亂，先叔曾祖材六公、先祖考鳴鸞公、從伯祖自森公、從叔祖自儒公先後死難，達數十人。拜此荒塚，觸余家難，愴懷久之）。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又字養溪、雪生，別署高黎貢山人，雲南騰沖人。李根源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民國初年先後參加過“二次革命”、“護國”、“護法”等運動，1922年至1923年歷任北京政府航空督辦、農商部總長、署理總理等職，1923年9月因曹錕賄選總統，憤而辭職南下，寓居蘇州葑門，故有《吳郡西山訪古記》之作。該書五卷，六萬餘言，記述了作者民國十五年（1926）二月至民國十八年（1929）五月期間，三次和朋友一起從胥門水路出發，遍遊蘇州西郊靈巖、天池、天平、支硎、鄧尉、穹窿等數十座山，考察當地的名勝古剎、碑刻墓葬的經歷，以日記方式逐日隨時記錄，可以說是極具參考價值的考古報告。《吳郡西山訪古記》傳世版本有二：一為民國十五年（1926）上海泰東書局鉛印五卷本，附錄《鎮揚遊記》一卷；一為民國十八年（1929）曲石精廬李氏家刻五卷本。兩種版本內容各有特點，可互為補充。李根源還是民國二十二年（1933）出版的《[民國]吳縣志》的總纂之一。他將其西山訪古的成果寫入了志中，所以纔有《[民國]吳縣志》中關於黃丕烈墓葬比較翔實生動的記載。

五峰山在蘇州城西木瀆鎮藏書鄉境內，其東有支硎山、天平山，其西南有穹窿山。博士塢現尚存有金聖歎墓。據前述二書記載，五峰山博士塢黃家墓地葬有自黃維、黃丕烈以下祖孫數代人，而且規模應該不小，有較大的祠堂，還有兩個大池塘。李根源



1926年到訪時，祠已廢，說明已經很久沒有黃氏後人來祭拜清掃維護了。

黃丕烈先世居於福建莆田，其十世祖黃秀陸遷至南京，到其曾祖黃琅纔移居蘇州。其祖墓在江寧，黃丕烈曾往祭掃，其詩集《蕘言》二卷（即《述德繼聲》和《省餘遊草》）就是道光二年（1822）九月，黃丕烈至江寧掃墓，一路詩興勃發而撰成的。

黃丕烈的父親名維，號耐庵，死於乾隆五十九年（1794），後來就安葬在蘇州城西郊五峰山下的博士塢。黃維生有二子，長子叫黃承勳，死於嘉慶八年（1803），黃丕烈是次子。黃維之兄黃任達無後，乃將黃承勳過繼為嗣子。所以黃丕烈雖為次子，但得以和父親葬在一起。《吳郡西山訪古記》說他的墓在其父墓的左側，而且是“乙山辛向”，天干中乙代表東，辛代表西，說明黃丕烈的墓是坐東朝西。

黃丕烈生有三子，長子名玉堂，字嶼柏，號署伯，從小受父親的影響，好學愛書，是黃丕烈從事藏書活動的得力助手。可惜英年早逝，不幸病歿於嘉慶九年（1804）二月七日。

黃丕烈的次子大約生於乾隆末年，不過數歲，即於乾隆五十九年（1794）夭亡。

三子壽鳳，字同叔，生於嘉慶八年（1803）。《[光緒]蘇州府志》卷八十三黃丕烈傳下有黃壽鳳附傳云：“丕烈子壽鳳，長庠生，為人好善，求者填門。兵荒疊起，當道延司出納，局中收放銀失出千兩，在壽鳳所，據實以聞，人稱其不苟。工篆，能摹印，亦能詩。”黃壽鳳撰有《書印譜》一書，瞿中溶曾於道光四年（1824）為其書作跋，其時黃丕烈尚在世，可見黃壽鳳當時已是一名小有名氣的篆刻家了。但終其一生，只是個長洲縣學的秀才，在仕途上沒有得到發展。

黃丕烈所生三女名皆不詳。長女於嘉慶十三年（1808）出嫁。次女於嘉慶十四年（1809）嫁與袁廷樞之次子袁兆簾（字仲和）為妻。三女嫁與王芑孫（字惕甫）之幼子王嘉祿（1797—1824，字井叔），不久病歿。王嘉祿亦於道光四年（1824）病逝，有《嗣雅堂記存》二十五冊傳世。

黃丕烈長子黃玉堂為其留下三個孫子。長孫美鏐，生於嘉慶二年（1797），黃丕烈僅35歲就做了祖父。黃美鏐字秉剛，號賦孫，一號賦生。美鏐能仰承先志，喜事丹鉛，頗受黃氏喜愛，常命其隨侍左右，時時加以指點傳授。美鏐於嘉慶十九年（1814）九月十九日結婚，娶潘氏，嘉慶二十二年（1817）生子。這年黃丕烈55歲。《淵雅堂編年詩續集》有《戲柬黃蕘圃同年奉助重孫喜詩》云：“君今五十抱重孫，求之近古無其人”。石韞玉《獨學廬四稿》也有《賀黃紹武表弟得曾孫詩》。

二孫美銘，生平事蹟不詳。

三孫美鎬，字飲魚，生卒年不詳。道光元年（1821）正月二十七日，美鎬娶李福（字子仙）之女李慧生。李慧生，字定之，能詩善畫，為潘奕雋詩弟子，有才女之稱。道光三年（1823）春，美鎬生有一子，請陶筠叔為作《蘭徵圖》，以乞同人題詠。潘奕雋有詩云：“露蕊紛披整復斜，謝庭蘭玉擅清華。憑將陶令春風管，留作黃家及第花。”同年，美鎬參加院試，以《春蔭詩》見賞於江蘇提學使周石芳（系英），賦未終卷，即蒙取錄，得中秀才。但後極不得意，屠蘇《小草庵詩抄·梅影軒圖》中《為黃飲魚表兄作句》有“憔悴青衫直到今”之語。



道光元年（1821），黃丕烈同年友湯達曾說：“薨圃幼嗣暨諸孫皆聰慧能詩，厚福正自無涯。”（見黃丕烈刻《夢境唱和詩集》）但其後不過五年，黃丕烈就撒手人寰，而其兒孫竟無人能承繼其業，家道也日漸衰落。前述《[民國]吳縣志》載，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攻入蘇州，黃氏後人12人投水自盡於五峰山博士塢黃丕烈墓前的池塘中，這12人中有名姓者只知有孫輩穀霑、廷元二人。但李根源《吳郡西山訪古記》中又記有“（葬候選部主事耐庵黃公墓）咸豐二年七月元孫定喜、永喜等立碣”字樣。元孫就是玄孫，也就是黃丕烈的曾孫，穀霑、廷元應該是字而不是名，也可能就是定喜、永喜二人。黃丕烈三孫中，黃美鏐於嘉慶二十二年（1817）生子，黃美鎬生子於道光三年（1823），算來咸豐二年（1852）黃丕烈這兩個曾孫應分別是35歲和29歲，他們的父祖輩黃美鏐、黃美鎬、黃壽鳳此時可能都已過世了，所以纔以兩個玄孫的名義為高祖重新立碑。

清末石渠（字梅孫）跋黃氏生前所繪《問梅詩社圖冊》云：“先生歿於乙酉秋。越戊子，始與哲嗣同叔、文孫飲魚定交，不及見先生。而其家藏曾一一寓目，即詩社冊猶及睹其全也。自是晨夕過從，兩家契好者，三十年無間。滄海橫流，里社邱墟，同叔父、飲魚已前卒，其家以投池死，以疾病死，殆不下二十人，存者飲魚一孫十餘齡，同丈一嗣曾孫纔數齡。近聞其三代詩集，皆在廟灣司墓者某姓家。”推敲其中文字，這篇題跋大概寫在同治年間（1862—1874），所謂“嗣”就是過繼的意思，說明黃壽鳳這個同治年間“纔數齡”的曾孫不是他嫡親的。看來，黃丕烈的三個兒子中，祇有長子黃玉堂這一支有後人傳宗接代。

另據江標記載，黃玉堂長子黃美鏐有二孫分別字實甫、望帖，名皆不詳。江標說黃實甫兼祧祖飲魚，說明前述石渠跋中提到的黃美鎬（字飲魚）的那個孫子後來竟也夭亡了。黃實甫光緒二十三年（1897）尚健在，江標曾於是年從其處借得《魚玄機詩思圖題詞冊》，其上有道光五年（1825）七月二十一日海虞胡駿聲（字芑香）為黃丕烈所繪半身像，江標請駿聲之孫琴安影摹一幅，刻入所編之《黃薨圃先生年譜》中。但自此之後，其後人再未見任何文獻提及，迄今杳無音訊，不知散於何方了。

（此文中昭明巷和五峰山博士塢黃丕烈墓地兩處承蒙蘇州文育山房舊書店主人江澄波老先生指點綫索，謹此致謝！）

#### 參考文獻：

- [1] 姚伯岳：《黃丕烈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2] 潘君明：《蘇州街巷文化》，古吳軒出版社，2012年。
- [3] 曹允源等：[民國]《吳縣志》，民國二十二年（1933）蘇州文新公司鉛印本。
- [4] 李根源：《吳郡西山訪古記》，民國十八年（1929）李氏曲石精廬刻本。
- [5] 李根源：《吳郡西山訪古記》，民國十五年（1926）上海泰東圖書局鉛印本。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